

納蘭性德灑熱血寫深情

記得金庸《書劍恩仇錄》中，乾隆贈予陳家洛的玉佩上，銘文是「慧極必傷，情深不壽。謙謙君子，溫潤如玉」，我倒借之以形容納蘭性德更覺貼切。以知人論世的視角，納蘭性德的詞極盡文學之美，不禁令人扼腕其英年早逝，卻又令人明白，他就像是用濃縮了的生命力，將他的作品凝煉成足可穿越生死，堪稱雋永。當然，除了悼亡的詞作外，性德現存的《納蘭詞》中，亦有不少得意之作，而其故事亦是文壇中的佳話。

高居廟堂不失赤子之心

性德少有慧根，又出身顯赫，其父為當朝太子太師納蘭明珠，權傾朝野。性德本身也是進士出身，康熙將其留在身邊，後晉升為一等侍衛。身為人生的勝利者，性德活得並不快樂，雖為豪門公子，皇帝近臣，卻厭惡官場醜態，無執綉子弟之俗氣。他保持分明愛憎，仁愛為懷，身處豪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故出污泥而不染。這樣也應合了古典詩詞的鑑賞中，不少詞家對於性德的評價甚高，如民初文學大家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現代文學家夏承焘《詞人納蘭容若手簡前言》也稱：「他是滿族中一位最早篤好漢文學而有成績的文人。」



身後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裡。然諾重，君須記。

事緣顧貞觀好友江蘇才子吳漢槎，於順治十五年時受江南科場案所牽連，被流放到寧古塔。康熙十五年末，顧貞觀輾轉得到吳兆騫的求救信，寫道：「塞外苦寒，四時冰雪。鳴鑼呼風，哀前帶血。一身飄寄，雙鬢漸星。婦復多病，一男兩女，藜藿不充。回念老母，鑒然在堂，迢遞關河，歸省無日。……顧梁汾讀畢情緒激動，夜不能眠，在北京千佛寺大雪之填了兩首《金縷曲》寄給吳漢槎，感情真摯，語意沉痛。

令人不忍讀又不忍不讀

當中詞意隱忍為不相識的吳漢槎的同情，或有對順治帝和眾大臣都不滿之語。除看到納蘭除友情外，還有更廣闊的對無辜者的惻隱之心，為大愛而甘願作出義無反顧的承擔，在那封建時代，以其滿族貴公子的身份，而有這麼一份情懷，是令人感動的。當然最值得千古傳唱的，是他對於亡妻永未忘懷的夫妻之情。其悼亡詞教人不忍卒讀，又愛不釋手，值得進一步深探。

滿漢交義譜出詞林佳話

《金縷曲》這一詞牌在性德和顧貞觀二人的詞文交流中，算是比較常用。貞觀是清初的漢人文士，性德與之交好，引為知己。《金縷曲·贈顧梁汾題杆香小影》中，性德直抒敗懷，對貞觀顯露一種願為知己而死的情感。

德也狂生耳。偶然間、淄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性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竟逢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共君此夜須沉醉。且由他、蛾眉謠詠，古今同忌。



黃冠麟

本地作家，寫新詩、小說



尤娜 井悠

香港尚青文社編輯。尚青文社為本地青年創辦的青年文學社，目前擁有微信訂閱號和電子雜誌刊物，定期刊登香港青年原創或推薦美文，每月還定期舉辦一場讀書會。

體有深入解讀的魅力。編劇的用心和她的獨到演技，令繼母成為最亮麗的一角，Cate可謂度身訂造。

Cate Blanchett，澳洲演員，於澳洲國立藝術戲劇學校畢業。1997年，Cate參演首部電影《天堂之路》，2007年，又因電影《我不在那兒》的出色表演獲得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

2014年迎來Cate的電影事業高峰，在《藍色茉莉》裡面飾演一位沒落的失婚貴婦，這個帶有點神經質的角色為Cate帶來多個影后榮耀。包括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美國演員工會獎、英國電影學院獎。

Cate憑藉其獨特的超凡氣質與多元化的演技，成為荷里活最具魅力的演員之一。她能勝任任何角色，演活了間諜、記者、舞者、精靈女王、伊麗莎白，甚至反串Bob Dylan，這種演藝駕馭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古代女性難以自主

最精彩的遠不止於此。電影版涉及一小段繼母背後的故事，她的第一任丈夫去世，為勢所逼，只能改嫁給Rella的父親，不幸的是，Rella的父親遭遇同樣命運。在古代社會中，女性的地位卑微，生活來源只能依靠丈夫，難以掌控自身命運。兩任丈夫的去世讓她失去了經濟支柱，家道中落的她只能靠陰險的手段才能謀求出路。這個細節顛覆了我們對於《Cinderella》的一貫理解，那種好強，內心其實和普通女性無異的矛盾交集，Cate將其詮釋得淋漓盡致，讓人勾起對於女人命運的同情。

Cate的舉手投足間，充滿着戲劇的張力。如果她的角色僅有惡毒，只會顯得空洞乏味，但添加了這一演繹之後，戲劇本身顯得富有內涵和層次感，讓整

們童年所有關於公主的幻想：一切閃閃發亮鑲珠嵌鑽的渴望，都好像藍色裙襬上的星星，都從仙女教母那句魔力咒語「Bibbidi-Bobbidi-Boo」開始。真實的生活中，灰姑娘嫁給王子從而過上幸福的生活這樣的機會率實在太小，姑娘們所能努力追求的更像赫敏格蘭傑：「要成為公主，並不一定要嫁給王子」。

然而，生活的殘酷卻讓我想起繼母。這個角色由影后級演員Cate Blanchett（凱特·布蘭切特）演繹，本來是令人討厭的角色，Cate卻駕馭得相當有層次，竟有一刻讓人憐惜。

繼母在童話故事中是一個妒忌心重、霸道專橫、富有心計、尖酸刻薄的婦人，Cate天生的英氣臉龐，凌氣逼

電影《Cinderella》（港譯：《仙履奇緣》），內地譯《灰姑娘》，再熟悉不過的童話故事，魔法為Rella帶來愛情、堅強，仁慈則為她帶來幸福。電影版製作精良，細節之處沿襲了迪士尼一貫的唯美風格，足以讓每個少女在電影中圓一個公主夢。

影后凱特妙演繼母

灰姑娘與王子的故事，長久以來，一直是衆多女孩心中的夢，自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十七世紀法國作家）創作這個故事起，它就一直是孩子



▲Cate Blanchett



▲灰姑娘故事一直是女孩的夢（圖為《Cinderella》劇照）

東瀛隨想(上)

東瀛之國日本，在來到之前，曾是那麼遙遠、那麼飄忽、那麼撲朔迷離。她就像半掩香扇的藝伎的影子，漫步在川端康成的《雪國》裡，吟唱着三島由紀夫的《假面的告白》，行走在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中，轉身又消逝在渡邊淳一的《失樂園》裡。你以為你永遠都找不到她了，就像郁達夫的《沉淪》，永遠地別了，卻在不經意間浸在箱根的溫泉，望着初秋的富士山，品着抹茶，霧氣繚繞中，好像回到了盛唐的中國。

與橫濱的平田正君相識於紐約，他是一個非常樸實、非常細緻的人。說他樸實，因為他話並不多，雖然英文很好，他經常會悄無聲息地為你安排好一切



網上圖片

，對你的感謝還會臉頰泛紅；說他細緻，他會體會你的感受，把每一個細節都會考慮到，你只要閉目養神，跟着他走就行了。初到橫濱平田府上，他的家彷彿被書與書架湮沒，居然找不到坐下的地方。他的太太，董威女士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她非常熱情好客，日本之行，起食飲居、旅行陪伴莫不提供巨大的幫助。

一枝書窗下 人花各自香

橫濱（Yokohama）是一個海濱城市，也是我們到達日本的第一站。這裡號稱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可是久居北京上海的我們，還是覺得來到了一個小城。這裡的馬路上沒有喧囂的車流、車站中沒有嘈雜的人聲、空氣裡沒有浮躁的氣息。信步走在一塵不染的街道，抬頭仰望湛藍的天空，一朵朵漂浮的白雲，海風吹拂，溫潤肌膚。進入商場，琳琅滿目的點心，就像藝術品一樣，閃爍着奪目的色彩，散發着誘人的香味；而售貨人員，莫不是熱情有禮，真誠地對着你微笑、鞠躬。其實，若干年前，也曾日本的銀行與日本人共事，了解日



本人多禮之習。然而，身處日本，他們那種非常真誠、友好的待人之道，仍然令人頗感喜悅而舒適。

從箱根（Hakone）的大湧谷下山的時候，天色已經漸晚。溪水從山上流入小鎮，淙淙作響，增添幾許寒意。遠處，客棧的燈籠紛紛掛起，在暮色的《千與千尋》的世界裡。仙景，遍植桂花。月色中，踏入別院，沁人心脾的清香，立刻將你圍繞。深深呼吸桂花的味道，甜蜜而帶一絲憂傷，不禁想起宋代朱淑真的詞話：「一枝淡貯書窗下，人與花心各自香。」順着流水的聲音，拾階而上，來到「宇治」，樸素而淡雅的日

楊劍威



生於上世紀70年代末，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負笈遊學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和紐約大學商學院（NYU Stern MBA），先後就職於上海、西雅圖、北京、錦州、香港多家金融機構。熱愛文學、以夢為馬、以詩為翼，以真為美。現供職於香港滙豐銀行環球銀行和資本市場部，常駐香港。

式客房裡，散發着淡淡的日式香燭的味道，讓旅途有了小憩之所。日本老太太為我們安排了「姬湯」與「殿湯」，之後就是豐盛的日式晚餐。我們穿着木屐，走在溫泉與亭台樓閣之間，彷彿盪漾在歷史的遊廊中，一切都是如此令人流連忘返！

時光背後

愛詩的人



網上圖片

故鄉的一場雪

暗自想起
故鄉的一場雪，以及
葬我祖先的黃土地
暗自想起
綿延不盡的秦嶺山脈，以及
依舊子樣着我等兒孫輩
渾濁的渭河水
暗自想起
我額頭上落不掉的漢唐塵土
暗自想起
萬馬千軍刀槍劍戟的兵備方陣、關中大地
暗自想起
戰旗獵獵戰鼓擂動的逍遙瀟灑、嘶吼遍地
暗自想起
西出陽關的鐵血殘陽、紅柳羌笛
暗自想起
壓在箱底早已發白的暫新嫁衣和
夜夜油燈下低聲哼唱的小曲

故鄉的這場雪
依舊在這土地上落下
寂靜無聲，沉默安謐
如何我只能
不斷地四季裡候鳥般遷徙
寂寞的翅膀卻無法停靠
故鄉遼闊的曠野、裊裊的炊煙和
清澈的小溪？
如何我只能
不住地暗夜裡孤單地想念
秦時腔、漢時調鏗鏘粗獷的鄉音
金光翻騰的麥浪和百吃不厭的涼皮？



路透社